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estern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语言哲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

尹树广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estern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语言哲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

尹树广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封面设计:徐 晖

插 图:尹树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尹树广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7-01-016035-1

I. ①语… II. ①尹…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哲学-文集
②语文哲学-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9206 号

语 言 哲 学

YUYAN ZHEXUE

——国外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

尹树广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5

字数:450 千字

ISBN 978-7-01-016035-1 定价:7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强乃社

19世纪末期以来的语言学转向给当代哲学发展带来重大的变化。这种判断是有很多证据支持的。但是，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影响似乎并不突出。这有可能是因为这种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影响的形成和显现还需要更多时间。还有一种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意识还不充分，有关研究还没有展开。其实，语言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背景，领悟语言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要进行深入研究。然后要考虑的是，对语言哲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者发展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中，有哪些值得重视的流派和方向要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其中有些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其语言哲学的基础值得重视；而目前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在一些研究者那里遭到怀疑，其中重要的问题是语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有很大距离，其实，这种质疑值得进行探讨。

一、问题与背景

语言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有自身的传统和历史。但是能够形成重大影响，引起哲学整体的重大变化，与“语言学转向”有关系。

对“语言学转向”的理解，我们经常以罗蒂在1967出版的重要编著《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章》作为参考。这本论文集集中选编的文章有四个部分：^①第一部分是“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的经典表述，第二部分是理想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第三部分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第四部分是再概述、再思考和未来展望。按照他在第一版（1967）的前言中所说的，他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关语言哲学的主要英文文章进行了编选，关注的侧重点是哲学方法论问题。

罗蒂在这本书1992年版的《25年之回顾》一文中，谈到文集（1965年编辑而成，1967年出版）出版25年之后，哲学界对语言学转向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人们对这种转向的意义也产生了怀疑，甚至对于语言哲学本身的基本理念也产生了怀疑，即所谓的“通过研究一种叫作语言或者我们语言的主体，能够将哲学推进”^②。他甚至不认为值得去做这个工作。语言哲学研究从语义分析发展到语用分析，因为，仅仅试图从语言和实在的关系中理清哲学，是困难的。如果哲学需要和科学相互关联，如奎因所希望的，同时又需要像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说的那样需要和诗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竟可以对所谓的哲学方法、哲学问题的特征一类问题不要那么关心了。^③当然这些说法也表达了罗蒂当时对于哲学的失望，甚至走向了一

①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Edited By Richard M. Rorty, With Two Retrospective Essay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②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Edited By Richard M. Rorty, With Two Retrospective Essay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374.

③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Edited By Richard M. Rorty, With

种我们看来对哲学比较消极的看法，未必就是语言哲学自身的问题。

语言学转向始于 19 世纪末期的弗雷格。在罗蒂的编著中，主要涉及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一些哲学家的工作。但是能够获得很多人的认可的，应该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其间罗蒂所编辑的这本书应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现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向，这种转向中形成的语言哲学，首先是哲学方法上的，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哲学的主题转变过程中的变化，这是哲学基本方式和方法的变化，而不是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比如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比如维特根斯坦早期的《逻辑哲学论》明显表现出来要对哲学进行彻底洗刷的精神和勇气。与其说是他要解决哲学问题，不如说是要消解哲学。虽然这种努力今天看来是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哲学，而不是消解了哲学。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消解以往的哲学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哲学进化的一种表现。在语言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将近代哲学的问题暴露无遗，为后来哲学的发展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语言的创设、发展和自觉是人类文化和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语言本身就是非常迷人的人类文化和文明现象。很多时候，语言作为表达工具、知识和技能传递的载体和途径，受到特别的重视。比如，在语言哲学中，理想语言或者人工语言设计追求的那种精准表达、没有差错也不会误导的语言，实际上是对于一种纯粹语言的追求。这一追求是人类进步文化和精神进步的动力之一，人类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人类在语言上花费的功夫，也许是所有文化活动中用力最勤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语言哲学的含义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而形成的一种部门哲学。这种哲学含义比较广泛，可能包括了从古到今的各种哲学，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是相当丰富的。在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当中，挖掘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语

言的哲学思考，这种理解实际上更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去看待语言问题。这种语言哲学或者语言观念并没有改变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理解，也不是通过语言的分析来解决所有的语言问题和哲学问题。在这种理解中，也包括了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语言哲学，就是罗蒂的所说的语言学转向概念中的语言哲学，这种语言哲学试图通过语言和逻辑的分析，解决哲学问题。我们现在更多关注的，可以说是第二种含义的语言哲学，比如像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些人的研究，把存在、知识、意义和语言联系起来，将主体和客体及其界限或者限度与语言联系起来，以此来解决哲学问题。大多数时间我们说的语言哲学就是这种在这种意义上。就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比如方法、哲学对象等问题上进行探讨的哲学，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的哲学。分析的语言哲学研究往往首先区分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但是实际上，语言哲学很丰富，比如在欧洲大陆和英美有不同的概念，在欧洲大陆，法国传统和德国传统也有差别。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几条路径

总体上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更多的，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还是在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从源流来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路径：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语言观。这种研究，应该说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语言哲学还是有距离的。但是，这种研究的深入，应该能够应对西方语言哲学提出来的问题，并和当代国外或者西方的语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关联甚至合拍，目前相对还比较少。要想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必须突破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内容。

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有一种努力值得重视，就是对当代马克思

主义语言哲学进行探讨甚至建构。在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问题上，付出的努力尤其值得称道。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范围内要占据一席之地，必须从哲学的角度，应对当代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借鉴当代哲学的重大发展成果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一个在学理上有充分立足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工作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这个重大问题就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发展，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体现出来。换一个说法就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尤其是它的当代发展之中，将语言哲学的发展成果充分地体现出来。这个工作应该说还没有做得很好，甚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总的来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很多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语言观问题上。我们重视人的活动和人的语言，人的认识和人的语言，重视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重视思维和思想的发展与语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国外也有，就是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研究。国内的研究，现在来看，很多学者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语言的基本看法，或者是语言观。国外的研究，一部分也是如此，但是更多的，有些研究比较深入的，与语言哲学关系比较密切。

第二，欧洲大陆实践语言哲学派尤其是以意大利、法国为代表的重视经验和社会实践的语言哲学流派，比如德勒兹、阿甘本等人，他们和马克思的联系虽然可能并不直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文本以及思想和逻辑上的联系。

法国、意大利哲学家的工作，与英美的语言学转向应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可能非常间接。这种语言哲学的路径从来就是将语言哲学和人的活动、生命、身体这些基本的要素联系起来的。语言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历史和文化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后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墨菲的话语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一种修正，将生产决定论的偏见修改成话语决定论的偏见，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是他们在论证当代社会生活中话语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我们关注。在一个现代性受到批判、后现代性处境并不很妙的情况下，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应该给予关注。

第三，英美自然语言哲学派。这些研究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重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语言不仅仅是表达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或者说，人们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使其意志的行为，是一种做事情的活动。比如在约翰·塞尔的《言语行为》^①等著作中，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说人的言语不是简单表达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的活动，能够实现别的活动。维特根斯坦后期对于语言和语境的关注，对于语言意义的生活形式解释，都是重要的。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中，有很多对语言和实在的关系的探讨。他们面临的哲学问题可能是一致的，比如马克思所面临的非历史的哲学批判，与维特根斯坦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在深层有共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关系近来受到很多人的重视。这个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其实在哈贝马斯那里，他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比较欣赏，认为他对于生活形式的关注导致了人们对语言之语境的关心，使得语言哲学发展呈现出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解决了早期逻辑分析、语义分析为主导的模式存在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措辞，但是这种措辞并不意味着他的语言哲学更加容易理解，他的思想还蕴涵着很多新问题。

第四，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重视一般、普遍语用学，他和阿佩尔可能还有韦尔默等人一起做了很多研究。这个派别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是受到德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身经历了很多发展。从一定角度来看，它仍然与马克思有联系。哈贝马斯明确提出所谓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语言学转向、哈贝马斯对语言哲学在当代作为第一哲学并替代以往的意识哲学或者主体哲学是

^① 参见 John R. Searle:《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外语教学与出版社2001年版。

有关系的。可惜哈贝马斯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脱离马克思对劳动活动的分析，将劳动的地位限制在工具理性和系统（就是权力和货币影响的世界）范围内。

第五，还有一些混合类型的，比如巴赫金。其研究在早期就已经和马克思的研究有关系，但是，时间上和西方现代语言哲学，就是那种将哲学问题作为语言问题来处理的语言哲学，是同时的。总的来看，巴赫金的理论可能受到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但他还是重视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论问题，有社会语言学的视野，更多是把语言和意识形态问题联系起来。^①

巴赫金有自己的特点，是很特殊的一个人。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直接影响了当代法国勒赛克尔的研究。作为俄国人，横跨两个时代，他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颇有造诣。他的研究和我们理解的语言学转向形成的语言哲学有同工异曲之妙，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国内从这个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探讨，但是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他的语言思想。巴赫金对马克思和语言哲学的关系的研究，有马克思的文本支持，他对马克思有关文本的探讨，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的语言观研究有共性，也和西方哲学的探讨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有批判，也有综合。

三、关于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中，哈贝马斯是值得重视的。哈贝马斯用交往活动来与马克思的劳动进行区分甚至对立；用话语来与权力、货币并列；将社会生活整体分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个部分。他要创建交往理性来替代原来的理性。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指是用语言范式建立

^① 参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526页。

一种超越生产和生活的哲学范式。问题是，很多人以为交往就是用一种生产关系的方式代替生产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核心应该是哲学的一种新方式。新方式和旧方式的差异，不是所谓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差异，不是劳动和互动的差异，关键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马克思那里寻找语言哲学的基础是有难度的，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基础，或者作为范式的哲学思维，是不同的。比如像哈贝马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用互动对劳动进行重新建构，用交往理性丰富完善理性，尤其是近代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其中的问题是，所谓的互动、所谓的交往都是以语言为基础的，这种语言可以与语义学有关系，但更多的是语用学角度的，所以可以是言语行为、话语或者商谈。当然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哲学研究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有诸多不同。在本雅明、阿甘本等人的研究中，语言很特别，比如人的语言和其他语言的差别，其实我们理解，语言，尤其是语言哲学中的语言，应该和人有关系。

勒赛克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①一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涉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语言是文化、历史、实践活动。他的著作对一些学者比如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看他对哈贝马斯的批判。固然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并不完善，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勒赛克尔的批判中，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没有重视自然语言的多样性。勒赛克尔认为自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连接。^②其实，在我看来，自然语言和话语的关系是复杂的。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相对；自然语言相对性和多样性并不影响人的语言可沟通的性质；翻译固然是个问题，但是，不是可否沟通的问题，而是沟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是语用

①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2006,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②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2006,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p.51.

学意义上的，勒赛克尔似乎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语言、词语、判断这些平常的语言形式，并不重要，哈贝马斯更加重视商谈、话语、言语行为等，这些主要是用话语、语言来做事情的那种含义，也更加丰富。第二，在勒赛克尔的批判中，认为哈贝马斯没有认识到，语言中有很多是斗争类、威胁类和暴力类的语言现象。^① 其实，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话语是离开暴力的，因为，暴力只有在非话语的领域中存在。暴力及其相关问题似乎是哈贝马斯的一个软肋。但是，哈贝马斯其实在自己的话语理论中，按照他在1975年《什么是普遍语用学》^②一文中的说法，普遍语用学就是研究规范的基础论证问题。而规范，在他那里，是以同意为基础的，不是用暴力组织或者暴力支持的，比如像货币和权力这些要素介入的地方，话语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是说，暴力和暴力支持的因素，与话语并无多大关联。所谓的威胁、斗争的语言其实和他说的话没有多少关联，但是，这没有损伤话语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威胁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符合真实性的标准，就是语言说出来的威胁性和斗争性，是行为的一个预告或者延伸，这种话语是真实的；另外，这种话语和形成合理性、合法性、规范性的话语是不同的，不是为了形成合意、就一定规范形成合理的理由。

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对于我们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首先，哲学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联系时代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和发展。我们并不同意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判断，但是我们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创立的，还是后来一些经典作家所做的，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我们需要在新的时代进行发展。哈贝马斯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新的哲学意识和观念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不是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问题挑出缺点来。关于语言哲学和意识或者主体哲学的关系问题，国内马克

① Jean-Jacques Lecercle,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2006,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p.53.

② 参见 [德]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翻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很多时候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问题和我们目前时代的问题肯定有所不同。比如，当代社会中，国家对资本运作干预的增加，与马克思的年代是不同的；代议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历史的积极的意义。代议制条件下，语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种语言具有表达的功能，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说什么，这是那些言说者的事情，但是如何安排说以及是否可以说，则是社会制度的关键部分。这种情况下，语言活动尤其是作为一种进行共识形成的活动，形成一种规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是关键问题。而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话语作为一种论证的规则，而不是话语及其内容自身。这个时候，话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安排进入话语、在话语过程中如果有不同的实质性的意见该如何处理、暴力和话语的关系等，这些是最关键的。

四、为纯粹和理论的语言哲学的一点辩解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认为语言哲学的研究并不能直面现实，所以和马克思的哲学实践主旨或者特征是有距离的。其实，试图直接面对现实，这有可能是阻挠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步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哲学只能以哲学的方式直面现实，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角度和方式，那么，干预现实的力度、深度、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也许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遭遇到的问题，在现实中的影响力不是很令人满意，面对有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发声；发声影响小，就是因为没有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语言哲学本身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或者方式，或者范式。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探讨，并没有直接涉及社会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直接面对社会生活就更加深刻，因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必须远离现实，然后才能够更好应对现实。哲学必须有非常抽象的一面，没有抽象的概念、原理等，是抽象水平——这种哲学最重要的水

平——缺乏的表现。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探讨。虽然有不少的人认为，语言哲学是脱离实践的纯粹哲学。其实对于这样的说法，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他是有问题的：

第一，纯粹哲学并不纯粹，纯粹哲学有非常深入的洞察力，任何一种面对现实的哲学，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纯粹哲学的支持，它是缺乏深度的。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当年在创立唯心哲学的时候，他首先接受的是黑格尔哲学，很显然黑格尔哲学在那个时代甚至在今天，说它是一种纯粹哲学，并不过分。我们在这里更加关心的是，语言哲学留在哈贝马斯那个地方已经成为第一哲学，所有的其他哲学甚至哲学的整体发展，都受到语言哲学的影响。

第二，语言哲学的发展内容非常丰富，且不说一种哲学不可能跟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就语言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生活和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很关键和核心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当中，已经放弃了早期语言逻辑分析的研究，那是一种以意义清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哲学。他更加重视的是生活形式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意义是以生活为基础的，而不是别的。在哈贝马斯哪里，语用学就是研究社会规范合理性的问题。对他来讲语言哲学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研究作为行为的言语或者语言，人们更多的时候在社会生活当中，通过话语或者商谈的方式，就一定的社会交往达成共识，这个共识成为整个社会非暴力状态下形成秩序的基础。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要是离开语言哲学，那么就可能不称其为实践哲学了。比如说在当代社会中代表制或者代议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主要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货币和权力受到限制，并不能直接形成这种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的基础就是那些被统治者授权或者同意，这种授权或者同意就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可以说语言及其变体在当代社会制度当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所理解的生活、实践、政治、伦理、法律等和话语有直接的关联，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语言哲学就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实践哲学。

语言哲学是指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以后形成的哲学，在哲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重大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时代，并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但是语言哲学也面对的是近代哲学中重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所带来的问题，所谓的主体哲学或者意识哲学的问题，我们可能一个方面身处这种哲学中，但是同时我们也可能是这种哲学的批评者甚至革新者。各种哲学问题的交织，形成了一种和语言哲学的复杂关系。

可以说，语言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带来了哲学研究的重大变化，使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研究的对象、边界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需要充分考虑语言学转向的变化。在政治哲学、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研究当中，同样也带来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在实践哲学研究当中，由于语言和实践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语言不仅仅是实践活动的表达，而是参与了实践活动或者说是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那么在社会生活领域，语言的作用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语言哲学，我们将无法进入当代哲学。

余 论

其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语言哲学联系起来，这个工作也许进展不大，也许刚刚开始。尤其针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问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语言哲学自身影响的扩张还不够，另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可能还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学理方面的关注不够。

比如在关于法律、正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中，国内的很多研究还没有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行，显然这种角度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说还没有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哲学、政治哲学在国内的研究历史不是很长，还有待拓展研究

视野。

语言哲学很复杂，也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涉及不同的学科。在西方哲学发展历史上，比如布迪厄的象征性实践、列维纳斯的语言哲学、符号哲学研究等等，也有待进一步展开，有一些方面和语言哲学的研究有密切的关联；还有如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问题，利奥塔的伦理学研究，也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当代哲学依然在发展。有些人认为语言哲学已经被政治哲学所替代，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在西方风头已经压制了语言哲学；也有人认为，语言哲学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哲学，可能为心灵哲学和意识哲学（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前语言哲学的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所替代。其实，作为一种历史上哲学发展的范式或者阶段，要扫除语言哲学影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可能需要进行充分论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强乃社 /1
——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第一部分 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总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发展概况.....	尹树广 /3
勒赛克尔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建构.....	王玉华 /20

第二部分 马克思的语言哲学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	袁文彬 /35
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根本原则.....	张学广 /50
语言哲学下的生命政治.....	蓝 江 /67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马克思与本雅明.....	尹树广 /89